

# 脱下军装守“灯火”

■ 王庆文 李文华

建军节这天晚上,北疆边贸小城满洲里,城市大大小小的饭店、酒馆里都飘出豪迈的军歌声。从天南海北聚到一起的战友们,举杯庆祝节日,深情回忆当年扛枪卫国的青春岁月。

晚上11点左右,新开河镇供电所所长历金宝和几名同事浑身湿透,满是泥泞地回到所里。受台风“烟花”影响,满洲里出现强降雨和雷暴等强对流天气,历金宝带着供电所员工,连续几天奔波在外,没日没夜忙着立杆、正杆,护培被暴雨冲毁的杆基,修复居民、商户被狂风刮断的引户线……

返回供电所途中,历金宝在一个饭店门外的路边下车,笔直立许久,心中默默说了句:“战友们,节日快乐!”

18年前,历金宝也是一个兵,而且是一个战时必须冲在作战部队最前沿的防化兵。2003年转业后,战友们每年约在“八一”这天欢聚,但历金宝总是爽约。比如今天,已经连续奋战了17个小时的他,一遍遍接到战友们催促的电话,但还是马不停蹄赶回所里,为第二天的鏖战做准备。

从2007年入职电网企业,历金宝爽约过战友聚

会,爽约过给妻子的陪伴,却从未爽约过完成任务,更没有爽约过对用户“马上到”的承诺。

“今天是你的生日,晚上我做几个你喜欢的菜,再陪你看场电影。”听到历金宝又一次承诺,妻子看着他,笑而不语。婚后这些年,因为保电和突发抢险抢修等工作任务,历金宝不止一次跟家人开“空头支票”,甚至一连好几天见不着人影,所以,这些事他已经没有底气再拍胸脯。

果然,下午大家收工准备下班时,接到公司电话:“一老旧小区A座楼部分居民、商户已经停电快一天了,马上查明原因,恢复送电!”

历金宝马上带人赶到现场发现,这个连物业都没有的老旧住宅楼,供电设备设施都是自有产权,入地电缆直接埋,查找故障点非常困难。经过1个多小时的仔细勘查,他们最终确认是低压电缆头两相烧毁。“病根儿”找到了,线路停电、故障电缆抢修工作随即展开。变压器用户侧停电甩掉故障负荷,再合闸恢复其他用户负荷,然后开挖作业面、切除故障电缆段、新做电缆接头……一直忙到夜里10点多,历金宝才和同事们完成两端焊接恢复供电。原本答应妻子的生日大餐最终变成了午夜小烧烤,只是桌上多了一个造型别致、图案温馨的蛋糕。



一个夏日周末的早晨,历金宝和妻子带女儿去公园划船。此行前,他已跟女儿拉了好几次钩,被女儿用小手刮了几次鼻子。一路上,女儿像放飞的小鸟一样蹦蹦跳跳,因为爸爸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陪过她。

刚到湖边租好船,历金宝接到了一个特殊用户的报修电话,他们的供电变压器低压开关过负荷跳闸停电,C相柱头导线烧毁,需要立即更换变压器恢复供电。这一去,又是两个多小时,送电后,历金宝急

匆匆换了衣服,脸都没洗,就赶回公园。看着扑到怀里的女儿伸出小手,他以为又是刮鼻子,没想到,女儿一边擦着他脸上的油污一边喊:“妈妈快看,爸爸是个花脸猫……”

妻子经常跟人调侃丈夫:“人家都望女成凤,他却望女成龙,女儿投笔从戎守国防,他在这里守灯火。不过说实话,我还真希望孩子将来能像她爸爸那样,有军人忠诚的品质,坚韧的意志,能始终保持一颗强烈的责任心……”(作者供职于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)

## 清晨采莲

■ 刘新昌

夏日炎炎,俩孩子嚷着要去岳阳华容县塔市驿镇看荷花、摘莲蓬。我说,看荷花,植物园、烈士公园就有,何必舍近求远?想吃莲蓬,超市里新鲜莲蓬多的是,何必费劲去摘。

女儿翻了翻眼皮,用两句诗回答了我:“植物园、烈士公园里有荷花,但那是公共场所,是否有‘采莲南塘秋,莲花过人头’的自然景观?超市里是有莲蓬,但是否有‘最苦小儿亡赖,溪头卧剥莲蓬’的景致?”

被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小朋友教训了一顿,真是无地自容。恨只恨,前几天不该显摆,告诉女儿我曾工作过的塔市驿镇有几百亩野生荷塘,每年夏天,荷圆美不脆。没想到,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,这几天女儿天天缠着弟弟一起,要去那里看荷。

好在去塔市驿镇方便,从长沙南上京珠高速,两个半小时就能到达。周五下班后,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,

一家人便开车前往。抵达目的地时,晚霞刚刚隐退,暮色笼罩着安宁的小镇,万里长江在这里迂回了一下,犹如一只强壮的臂膀,将小镇温柔地揽在怀里。

由于早就与当地村民程老四联系好了,在他家简单吃过晚饭后,我们在长江大堤旁找了个安全僻静的地方,搭起了帐篷。一家人伴着树木清香,枕着江涛阵阵,边遥看星河边闲聊着,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凌晨4点,天际刚刚露出一丝曙色,大地还笼罩在一片青灰色的晨曦里,程老四就来了。他头戴草帽,脚蹬长靴,全身上下长衣长裤,手里还拎着只蓝色塑料桶,桶里装着几副手套。

“这么早?”把孩子们叫醒后,他们一阵惊呼。“采莲不趁早,就会被烘烤。”程老四幽默回答。

大家来到繁莲湖边,那里早已停着一只小船,甲板上还放着一只椭圆形菱桶。等我们雀跃着走上船后,程老四麻利地解开绳,执起一杆长篙,斜插入湖

水之中,奋力一撑,船便徐徐向前,朝荷花丛中驶去。

清晨的繁莲湖边,微风习习,波光粼粼,可进入湖区后,立马感觉有点闷热。刚开始,孩子们兴奋地站在船头上,将一大丛一大丛沿线的荷花揽入怀里,这朵嗅嗅,那朵闻闻,看见可口的莲蓬,顺手一摘,边剥边吃,开心得很。

随着船不断驶入湖中心,我们被一丛丛高大的荷秆“淹没”,温度越来越高,感觉越来越闷,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,沿着背脊滚落。孩子们没了刚开始时的兴致,疲惫地躺进船舱里,仰头看着仓外。晨曦从荷叶缝隙中洒落下来,水汽在身边飘忽蒸腾,一朵朵荷花,一个个莲蓬,挨挨挤挤,密密麻麻。

忽然,船被卡住了。程老四拿起船篙,把船打横过来,奋力扒开一批又一批挡在前面的荷秆,他是为了让我们看到最美的荷花,吃到新鲜的莲蓬,才新开了一条“莲道”。

只见他费劲地拨开荷叶,篙到之

处,几只白鹭扑腾着翅膀从绿色的荷叶中飞出。很显然,荷秆太密,船篙的作用并不大,“莲道”仍不畅通,程老四只得将船上的菱桶抛入水中,顺势跳了进去,坐稳后,双手往船上一推,菱桶划了出去,他戴着手套,小心清除着过密的荷秆。

十几分钟后,当程老四疏通“莲道”,返回船上时,肩膀上落满了花粉,一只小黄蜂停在肩膀上,胸前还粘着白色蜘蛛网,一只长脚蜘蛛顺着蛛丝不断往上爬。程老四中指一弹,蜘蛛飞射出去,小黄蜂也扑棱着翅膀,从肩膀上飞走了。

早上六点半,太阳像刚洗了个澡,忽然间从长江边跳了出来,通体洁净而又光亮。阳光洒落在湖面上,泛着点点金光,我们的船从荷区里钻了出来,孩子们抱着大把的荷花和莲蓬,站在船头,迎着夏日的朝阳,开心地欢笑。

(作者供职于国家电网五凌电力有限公司)

## 七夕晒书

■ 郑学富

七夕节是我国的民俗大节,除了丰富多彩的七巧活动外,还有一个特殊的习俗——晒书。记载周穆王(约公元前九世纪)驾八骏巡游天下的《穆天子传》就有“天子东游,次于雀梁,曝蠹书于羽陵”的记载。

据说,七夕晒书由晒衣演变而来。“七月七,晒棉衣”的风俗源于汉代。汉武帝有个宫苑叫建章宫,宫北为太液池,池的西边有晒衣阁,每年七夕时,宫女便在此晒衣服。东汉崔寔《四民月令》记载:“七月七日,曝经书及衣裳,不蠹。”说明东汉时期就有了七夕晒书的风俗。

古人选择七月七日晒书,是因为七夕刚刚经历阴雨连绵的夏季,正值天高气爽、气候干燥的初秋时节,阳光充足却不甚毒烈,此日晒书,既能起到干燥去霉的作用,又可驱除藏匿于书卷中的书蠹。

建安六年(201年),22岁的司马懿在家乡河内郡为官。曹操唯才是举,听说司马懿有才学,就想征召他到自己的司空府任职。而司马懿看到东汉风雨飘摇、国运凋零,不愿在曹操手下为官,但曹操当时八面威风,不敢得罪他,便以自己患风痹症,生活不能自理为由拒绝了曹操。曹操认为可能有诈,派人夜里到司马懿家中察看,果然发现司马懿躺在床上不动,便信以为真。可七夕这天,司马懿命人在院中晒书,午后暴雨突至,他一着急,忘了自己装病,起身跑出去收书,恰巧被一个婢女看到。曹

操得知后大怒,下令让他立即前来任职,否则即刻收押,司马懿只好乖乖赴任。

另外,民间还有唐代高僧玄奘晒经书的传说。玄奘师徒从印度取经回国,经书被河水打湿。当太阳升高日照时,他将经书放到高崖大石之上,一一晾晒。所以,佛教寺庙有翻晒曝晒所藏经书的习俗。

南北朝时期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记载了一则趣事:东晋名士郝隆,生性诙谐,年轻时无书不读,有博学之名。在大司马桓温帐下做“南蛮参军”,后来辞官回乡隐居。七夕这天,见富裕人家曝晒绫罗绸缎致富,他就仰躺在太阳下,露出腹部。人家问他干什么,他回答“晒书”,既表明对炫富的不屑,又显示自己满腹经纶。

民间还有蒲松龄晒书的故事。话说蒲松龄的邻居是富豪洪家军,藏书万卷,可他是为了装点门面,并非真正读书,每到晒书节,就命人将书摆在豪宅门口晾晒。有一次,蒲松龄看到他晒书,便脱下上衣躺在洪家门前的上马石上,闭着眼睛晒太阳。洪家军大惑不解,问蒲松龄做什么?蒲松龄眼也不睁,只回答:“晒书。”洪家军更是迷惑,问他书在哪里?蒲松龄拍拍肚子说:“我的书都装在这里。”围观的人哄然大笑,洪家军猛然明白,蒲松龄是在嘲讽自己附庸风雅,于是满面羞愧地走了。

清代诗人毛奇龄《七夕》云:“向夕陈庭尝下果,连年每晒腹中书。”如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,大家在装修新房时都会布置一个书房,有的还会起个斋号。

但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做到腹有诗书,也能做到七夕晒书满腹经纶。



■ 吴海涛

爷爷、父亲和我,祖孙三代扎根新汶,亲历了“华东煤都”的发展变迁。在我心中,新汶不仅仅是一座因煤而兴的小城,更承载了满满的回忆……

爷爷的奋斗,是听来的。爷爷1958年在淄博矿务局参加工作,1962年,为了一家人的温饱,他带着全家迁往“鲁煤第一峰”、当时山东省最大煤矿——新汶矿务局协庄矿。听父亲和矿区的老人们说,那时候井下工作条件极差,采煤都是爆破方法破煤,靠人力用板锹撬煤,工作面也都是用木支柱支护,出煤仅仅依靠人海战术,一个班最多出一百来吨煤,人员安全极度缺少保障。爷爷的老同事曾回忆那时的生活:“一个班下来,汗水与煤粉混成了泥浆染满全身,脸黑的连自己都认不出来。有时为了赶任务,下井时还没天亮,上井时天已漆黑,连续十天半月见不着太阳,我们总自豪地说,我们见不到阳光,但我们为祖国采掘光明。”

在爸爸眼里,爷爷少言寡语,似乎只知道工作,而且总是早出晚归,有时好久见不到人,见到时又风尘仆仆,醒来就走,回来就睡。老一辈矿工正是凭着一股热血,甚至以牺牲健康和生命为代价,为矿山建设、为建设好国家鞠躬尽瘁。1973年一次井下作业事故中,爷爷再也没能走出巷道,长眠在了他为祖国采掘光明的奋斗中。

父亲的奋斗,是我目睹的。因爷爷在事故中工亡,1979年,刚满18岁的父亲被安置到矿区上班。父亲刚报到就分配到工程处,成为一名矿建安装工人。从“小吴”到“老吴”,父亲一干就是40余年,直至退休。

儿时记忆里,父亲陪伴我很少,只记得他身穿“先进生产者”鲜红字迹背心,是同事眼中的“超人”和偶像。常听父亲的同事说,井下条件确实改善了许多,采煤已不是以前的爆破采煤,而是机械化采煤机组割煤,支护也转为安全系数较高的液压支架支护,虽然劳动强度降低了,安全系数比以前要高很多。可是,从父亲话语中,我还是能感觉到,煤矿工人依旧是很苦的工作。

那时候不理解父亲,更不懂他一天到晚究竟在忙啥?印象中,他常年奔波于新汶、莱芜、济宁、菏泽多个矿区,到后来聚少离多,父子间似乎更加陌生。母亲总会对我说,要理解父亲,他很忙、很累……原来是父亲的工作扩大到了省外,安徽、内蒙古、新疆都留下了他们建井安装的足迹和身影……多年以后,我走上工作岗位,有幸重走父亲年轻时奋斗过的矿井,震撼之余,才理解“舍家”的父亲是多么不易。

我的奋斗,记录在汗水里。在矿山装备制造企业——山能重装塔高公司,我知道了现代化矿井装备建设的突飞猛进,如今的矿井已从原来的综合机械化转变到智能化开采阶段,采煤工人坐在电脑前,动动手指,就能遥控操作采煤工作面各设备的自动化采煤,既增加了安全系数,又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。今年,山能重装塔高公司也通过智能制造完成了多套液压支架的生产任务。

从人工打眼放炮到半机械化、到综合机械化到智能化开采,几十年间,三代人见证了我国能源矿井装备一次又一次的技术升级和技术领先!(作者供职于山东能源重装集团塔高公司)